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專刊(4)

論文學藝術的特性

毛 星 著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專刊(4)

論文学艺术的特性

毛 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203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938 字数117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1/4 插页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4) 0.55元

目 录

評俞平伯先生的“色空”說·····	1
胡适文学思想批判·····	17
評关于李煜的詞的討論·····	66
关于李煜的詞·····	76
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	106
論文学艺术的特性·····	117
后記·····	166

評俞平伯先生的“色空”說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紅樓夢簡論”中提出：“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色是色欲之色非佛家五蘊之色）”。虽然这只是这篇文章中简单的半句話^①，但却十分重要，因为它提出了“紅樓夢”的“主要觀念”問題。事实上，俞平伯先生在許多地方都坚持并强調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成为了他分析、理解“紅樓夢”的一个主要思想和基本論点。比如“紅樓夢研究”中提出“紅樓夢是情場忏悔而作的”，并从“紅樓夢”里摘引了一些字句，作为例証^②；在其他的一些文章里，又强調讀“紅樓夢”要反照“風月宝鑑”等等。根据俞平伯先生有关这一問題的一些言論，他所說的“‘色’‘空’”，翻成普通話就是：色欲、爱情以至人生是空虚的。色欲和爱情本来不是一个概念，更不能与人生等同，但俞平伯先生在他的文章和发言中，解释这一問題时，有时指的是色欲，有时又指的是爱情，有时又泛指人生，含混不清，故只好把三者并列地都提出来。

“紅樓夢”的“主要觀念”究竟是不是“色空”呢？这个問題关系到“紅樓夢”全书的思想性質、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简单一句話，关系到全书的思想估价。如果“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

① 全句是：“如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色’‘空’（色是色欲之色，非佛家五蘊之色）明从金瓶梅來。”

② “紅樓夢研究”，107至109頁。

空”，而“色”指的是“色欲”和“愛情”，或者泛指“人生”，則“紅樓夢”就變成一部勸善戒淫、反對戀愛或主張逃世的“善書”、“道書”，和“太上感應篇”一類書的“思想價值”簡直沒有什麼區別，而“紅樓夢”的現實意義、“紅樓夢”的人民性也就幾乎被化為烏有了。

要了解“紅樓夢”的“主要觀念”，必須依據“紅樓夢”原書，必須統觀“紅樓夢”全書，必須特別重視“紅樓夢”感人的地方。這句話本來是常識的常識，可惜的是，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色空”觀念說以及其他一些說法，如“怨而不怒”說、“微言大義”說等等，恰恰是違反了這一常識。

認為“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這一說，並不創始於俞平伯先生。胡適的一篇“考証紅樓夢的新材料”中所抄引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脂評甲戌本，或簡稱脂甲本）的“凡例”，關於“紅樓夢”的“旨義”，其中便有这样的話：“（是書）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紅樓夢十二支曲，此則紅樓夢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鑒‘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①俞平伯先生是很迷信“脂評”的（雖然也曾聲明說“脂評”也不可盡信），他的觀點有許多是來自“脂評”。比如“脂甲本”這個“凡例”，在他的“紅樓夢研究”里的一篇“紅樓夢正名”中也被引用了；他的“紅樓夢簡論”，便在不同的地方提到“脂評”，並以“脂評”來證明或說明他的論點。最好的評、批、注釋，只有參考的價值，不能代替原書。甚至就是作者本人所說的寫作動機等等，對分析、評價原書，也只能放在參考的地位。道理很簡單：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是可以改變原來

① 見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証”，265頁。

的計劃的；作者的某些錯誤的主觀意圖在寫作中會遇到現實生活自身邏輯的抵抗，作者如果是現實主義者的話，是會寫不下去，是會不得不擱筆的；作者的主觀意圖和對他的作品的眼光，同作品的客觀效果是可以有距離的。比如托爾斯泰寫“復活”，據“托爾斯泰評傳”的作者古德濟指出：作者“原來的計劃中僅只是一部道德的和心理的小說”，但在創作的過程中，“托爾斯泰漸漸沖出了小說原來的範圍，他將這本小說變成了一幅包括着當代俄國生活的各種各樣的緊急問題的巨畫”，使這部小說“暴露了法庭、教堂、政府、俄國社會的貴族上層階級和沙皇俄國的整個國家社會制度”。大家都知道的果戈理的“悲劇”：由於晚年時代的果戈理企圖為地主、為農奴制度辯護，企圖取消或削減“死魂靈”第一部在俄國社會上所已發生的積極影響，這一反動的錯誤的意圖，違反了生活的真實，使他無法完成“死魂靈”的第二部，寫出的原稿，也不得不燒毀了。很顯然，如果評價“復活”，離開了原書，把托爾斯泰最初的計劃或最初的草稿作為根據，豈不是要大大縮小這部作品的價值？如果根據果戈理寫“死魂靈”第二部的意圖來解釋“死魂靈”第一部，或者認為“死魂靈”第一部的作者不會有寫那樣一部第二部的意圖，或者認為一個小說家和一個政論家一樣，有什麼意圖就可以用他自己所熟悉的形式（小說）完全寫出來，或者認為“死魂靈”的巨大的社會意義和果戈理的主觀意圖，和果戈理本人對這部作品的看法完全一致，豈不都會發生錯誤？評價一部作品，作者本人的話尚且只能作為參考，一些值得商榷的評、批、注釋就更不能作為根據了。這裡值得指出的是：我國有一些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人，包括俞平伯先生以內，在研究一部作品的時候，往往離開了原書，至少是不重視原書，却孜孜不倦地去找尋什麼孤本、秘笈，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評、

注，奉为至宝，以此炫耀自己的博学，以此来证明自己主观的錯誤見解是正确的。和这有关，便出現了一些抄书匠式的所謂“学者”，而且风气所至，甚至认为不多抄书便是淺薄。这种风气，这种論調，應該是轉变的时候了。

如果說俞平伯先生的“色空”說只是出自“脂評”，完全沒有根据“紅樓夢”原书，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在說明他这一看法时，象上面所說的，也从原书摘引了一些字句作为例証，比如第一回中“空空道人遂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第五回中的“紅樓夢十二支曲”特別是最后一支曲子，第一回中跛脚道人的“好了歌”和甄士隱对这支歌的注解，第十二回中所写的“賈天祥正照风月鉴”等。問題是所有这些一切，是否可以拿来作为“紅樓夢”全书的“主要观念”或作者本人的“主要观念”。“紅樓夢”全书的“主要观念”，必須就“紅樓夢”全书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加以分析，不能从书里抽取几句话或某一两段就随意作出結論。如果按照这样作法，一部“紅樓夢”就可以得出許多不同的“主要观念”了。因为一部著作，特別是象“紅樓夢”这样一部不仅从它的思想和艺术的价值上而且从它的規模上說来都是偉大的著作，內容是十分丰富的，作者写了許多人許多事，从这許多人許多事中，以不同的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而作者的思想又不是那样簡單，如果抓住一点就用来概括全书，正象瞎子摸象，是很容易发生錯誤的。研究中国小說，过去有所謂“評点派”，据說俞平伯先生受这派的影响很深，“評点派”对于一部作品，比如金圣叹对于“水滸”等书，俞平伯先生所常常称引的“脂硯齋”对于“紅樓夢”，往往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抓住一句話甚至一个字就大做文章，結果常常是以評点者自己的主观歪曲了、支解了作品。俞平伯先生“色空”說的

主要根据，象上面所列举的，只是书中和尚道士一类人的歌、曲、偈語、瘋話等等。一个小說家描写人物，最低的要求必須合乎人物的身份。曹雪芹写和尚道士自然要象和尚道士，和尚道士自然要宣誦“色空”。把和尚道士的話硬派为全书的“主要观念”，硬派为曹雪芹的“主要观念”，显然是不正确的。“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写賈宝玉在午睡中說梦話：“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真的，和尚道士的話如何就可以相信为全书或作者的“主要观念”！

这里順便提一提“红楼梦”作者对和尚、道士一类人物所采取的态度。在这本书里，这类人物中占最高地位的，自然要算跛道人和瘋和尚，但他們只是法力很高，掌握了人們的命运，可是却一点不可愛，而且他們一定硬要作成金玉姻緣，这一点就是連作者也是表示不滿意的。至于水月庵的老尼，一味貪財，以至串同凤姐害人，自然是否定人物。炼丹、修仙以至中毒而死的賈敬，很显然作者对他也抱的是否定态度，把他写成一个真正的廢物和怪物。鴛鴦的出家，是情勢逼迫的結果。惜春的修道，作者认为不是一件好事，給她的判語是：“可怜綉戶侯門女，獨臥青灯古佛旁”。孤高的妙玉，終于忘不了俗，忘不了情，而“走火入邪魔”，給她的判詞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作者是反对僧道的，是反对修仙炼道的，认为弃世出家是不幸，是違反人性。在这里，俞平伯先生恰恰把作者的“主要观念”領悟錯了。

俞平伯先生在解釋他的“色空”論時說：第一回书里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十六个字是“红楼梦”全书的提綱，是了解“红楼梦”的關鍵。且不說这种分析方法，根本就是錯誤的。現在我們姑且跟着俞平伯先生看看这一

段书。单看这十六个字是不大好了解的，如果看看上下文，疑问就容易解决了。原来这十六个字上面是这么一段话：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訕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亦可以喷饭佐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比那谈虚逐妄。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绝无伤时淫秽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

从此，那空空道人就有了那十六个字的领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没有在这里宣传什么“色空”，倒恰恰在这里为这本书只写了“或情，或痴”的“几个女子”作辩护。值得注意的是，空空道人得到这十六个字的领悟后，“遂改名情僧”。道人变成了和尚，“情”代替了“空空”，看来，这位道人看了这本书后，也有了情了。这种说法，多少也带着些“钻牛角”的气味，比较恰当的说法似乎

是：空空道人的十六个字的領悟，和他的改名情僧，都是作者談諧的筆墨，不可太認真深究。如果一定要研究這十六个字，也該把上下文聯繫起來看，聯繫上下文，看不出作者在宣傳什麼“色空”，更不能從這裡得出“色空”是“紅樓夢”的“主要觀念”。

俞平伯先生認為“紅樓夢”第五回中所寫的“紅樓夢十二支曲”，是他的“色空”說的重要證據，並特別強調最末一支曲子“飛鳥各投林”的末尾一句“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認為可以說明全書主旨。這一回書的確有着“色空”觀念，十二支曲，特別是末一支，是在宣講“色空”，可是應該分析這回書在全書中究竟占了多大地位，究竟反映了多少作者的觀念。讓我們也姑且跟着俞平伯先生走走。原來，這十二支曲子的表演以及其他有關“色空”的描寫，這回書是明白地交代了它的目的的。這回書寫的是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太虛幻境的警幻，稱贊賈寶玉是“天下第一淫人”，稱贊賈寶玉“痴情”是“閨閣良友”，說：

淫虽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是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云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誕，百口嘲謔，万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而見棄于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些仙閣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尘境之情景哉！而今后万万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

這裡清楚指出，十二支曲子等的演奏，是由于賈家祖宗“寧榮二公的剖腹深囑”，是由于不忍賈寶玉“獨為閨閣增光而見棄于世

道”，是为了让贾宝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根据此后全书整个故事的发展，根据作者通过贾宝玉等人对爱情、对孔孟与经济之道的明确态度，根据贾宝玉始终走的是“閨閣良友”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去“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等这一切重大情节，太虚幻境里对贾宝玉的“色空”的警戒，绝不能说是全书或作者的“主要观念”。就这种警戒的目的性来说，倒是很符合贾政的“主要观念”。很显然，贾政的思想绝不是作者的思想，更不是全书的思想，倒是全书所要否定的思想。

至于俞平伯先生到处提到的、也是他“色空”说根据之一的“红楼梦”第十二回中那面“风月宝鉴”的穿插，正象何其芳同志在他的“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中所指出的，应该看作“是作者专为贾瑞那一类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好色之徒写的”，不能拿它来照一切的人。上面摘引过的“红楼梦”第五回中警幻对“淫”的解释，就区分了爱情和“皮肤淫淫”的不同。很显然，“皮肤淫淫之蠢物”的贾瑞，绝不能和“痴情”的贾宝玉混为一谈，相提并论。俞平伯先生要到处使用“风月宝鉴”，试想如果让贾宝玉也去“正照风月鉴”，一面是林黛玉，一面是骷髅，那么“红楼梦”全书，包括它的全部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真的要如俞平伯先生所十分期望的彻底翻过来^①，不知要变成什么书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样设想下去，不但使人越弄越糊涂，简直要使人彻底发昏了。

① 俞平伯先生195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所作题为“‘红楼梦’的现实性”的讲演中说：“作者（按，指曹雪芹）没有把书写完，所以‘风月宝鉴’还没有翻过来。这是‘红楼梦’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以致两百年来造成许多误会。”

俞平伯先生的許多錯誤論點，他自己從“紅樓夢”書中提出的証據，不僅僅只是書中的一個片段或幾句話，而且他所割取的這些片斷、這些字句，又恰恰不是原書感人的地方，恰恰是一般讀者都不注意的地方。這和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的精神，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應該注意看它的總的傾向，看它的感人之處，是恰好相反的。比如他的“色空”說，就根據的是空空道人所領悟的十六個字，就根據的是“紅樓夢”的十二支曲，就根據的是跛腳道人的“好了歌”等，這些地方，由於實在不能動人，因而許多人非常合理地把它們忽略了，有的甚至讀到這些地方就跳了過去，根本不看。俞平伯先生抱怨讀者，說讀者粗心，把重要的地方忽略了。究竟什麼是重要的地方？在這裡，俞平伯先生和一般讀者發生了分歧。這一分歧，又牽涉到一個屬於常識的問題：小說和論文不同，和一般歷史的記載也不一樣，不能拿讀史或讀論文的方法來讀小說。小說家需要用活生生的形象，用自己所創造的人物、編織的故事去感染和打動讀者。小說中不能感染或打動人的地方，不但客觀上不能產生什麼大的效果，而且就作者主觀來說，也常常是作者對生活理解有問題或者是寫作不夠着力的地方。對於這些地方，讀者有理由把它們忽略了。俞平伯先生卻偏要在這些地方去苦心鉅研，偏要在這些地方去尋求“微言大義”，很顯然，俞平伯先生在這裡完全忘記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以至愈鉅愈古怪，不但把“紅樓夢”當作“春秋”，簡直把“紅樓夢”當作“燒餅歌”和“推背圖”了。這樣的鉅研，當然只能是愈鉅愈胡塗，而且豈止胡塗，簡直是要走入魔障哩。

“紅樓夢”的“主要觀念”究竟是否“色空”，還是讓我們暫時和俞平伯先生分手，看看原書吧。

“紅樓夢”所寫的主要情節是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生活和

他們的不幸的結局，是圍繞着賈寶玉、林黛玉的一群女子的生活和她們的不幸的結局。書中的主人公自然是賈寶玉和林黛玉，作者也主要是通过他們來反映、來表達對愛情、對愛情生活、對封建禮教、對功名利祿等許多問題的态度和見解。對於本書的一個主要問題——愛情，作者在第五回書中通過警幻，在第一回書中通過“石頭”，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所主張的愛情，既與“皮膚濫淫”有區別，也有別于過去那些才子佳人等書中所寫的一套，他贊美的是真實的、純潔的、熱烈的愛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已清楚意識到，他所贊美的愛情生活，他對女性的尊重，他對功名利祿的看法，和當時的社會是不相容的，是會被當時的社會認為“迂闊怪誕”，是會遭受到當時社會上人的“百口嘲謗，萬目睚眦”的，是與孔孟之學、經濟之道背道而馳的。“紅樓夢”全書從頭到尾所贊嘆的是愛情、愛情的生活以及被封建社會所歧視所輕侮的一些不幸婦女；貫串“紅樓夢”全書，有這樣一些思想：對利祿對孔孟的鄙棄厭惡，對愛情對生活的執着熱愛，對婦女對個性的特別尊重。所有這些，都和地主貴族階級的正統思想直接違背，因此必然要和封建的黑暗勢力發生嚴重的衝突。在這些問題上，作者是站在地主貴族階級正統思想的叛逆者的立場上的，而且甘冒“古今不肖無雙”的大不韙。作者把他的主人公擺在了“詩禮簪纓之族”、“溫柔富貴之鄉”那樣的一個炙手可熱的大貴族的家庭里，並和那裡的統治勢力發生糾葛，展開鬥爭，也在這些糾葛和鬥爭中，揭露了這個家庭以及通過這個家庭所接觸到的當時上層社會的各種黑暗和罪惡。

愛情、婦女，是中國封建社會社會生活中有着聯系的兩個重要問題，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在封建道德、封建禮教作幌子的封建地主家庭特別是封建大家庭里，存在着特別多的黑暗和罪

惡。封建的黑暗勢力，是不允許青年男女正當愛戀的，在這種勢力下面，愛情和愛情生活正象壓在大石下的偷生的小的花朵，不等成長、抬頭便被壓迫、被窒息得枯萎凋謝了。“紅樓夢”正是在贊美這小的生命，為這小的生命的生存辯護，為它的存在鬥爭。在當時社會條件下，這一鬥爭，很显然，註定是要失敗的。這便是“紅樓夢”成為悲劇的一個重要根源。“紅樓夢”的作者把他的男女主人公賈寶玉和林黛玉，放在一個顯赫的封建大家庭的特殊地位上，成為連同這個家庭最高統治者賈母等許多人鍾愛的對象。可是就是這樣，也仍然抵抗不了這個家庭的黑暗勢力，他們那些在當時被認為“怪詭”的思想和行動，得不到甚至“疼愛”他們的人的寬恕，因此，或者抑郁而死，或者被逼得瘋癲、痴呆，最後以出家當和尚而悲慘結局。“紅樓夢”對他們的愛情生活唱起了頌歌，對他們的不幸的結局表示了深深的哀痛。封建的黑暗勢力，摧殘了許多不幸的婦女，這些婦女在封建社會里是被侮辱被損害的對象。“紅樓夢”描寫了這些不幸婦女的悲慘命運，描寫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不同性格、不同氣質、不同遭遇然而結局却都悲慘的婦女群：晴雯、金釧、尤三姐、尤二姐等人都在封建勢力的壓迫下一個個慘死了，迎春一生過着被虐待的苦痛生活，惜春出了家，妙玉出家後又被劫走，等等。“紅樓夢”對這一群婦女也唱起了頌歌，對她們的不幸也表示了深深的哀痛。

如果說“紅樓夢”只是歌頌了愛情、歌頌了不幸的婦女，這當然是縮小了“紅樓夢”的巨大的社會意義。作者不只是寫了這些。作者歌頌的愛情，不是才子佳人式的愛情，作者對婦女的態度，也有別於過去和當時一般文人对婦女的態度，這些新的內容，就決定了他的頌歌會變成挽歌，他所歌頌的人們將和當時的

黑暗势力发生冲突。也就因此，作者思想和笔鋒就不得不突破一般描写爱情、描写妇女的小說的狹隘的天地。象前面講到的，“紅樓夢”在歌頌賈寶玉、林黛玉的爱情生活和歌頌晴雯、尤三姐等人的同时，也写出了賈府这个大家庭里的許多惡人惡事，并描写了这两种力量的矛盾和冲突。“紅樓夢”的作者怀着分明的深刻的憎惡，用尖銳的笔触描画了这些惡势力的丑惡嘴臉，描写了这个“詩禮簪纓之族”的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守护者極端的荒淫无耻、无惡不作，描写了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整个生活的極端卑鄙、極端腐朽。作者把他的主要故事安置在賈府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这个家庭是“百脚之虫”，和当时的上层社会有着多方面的密切的联系，也就因此作者能从各个方面来展开他对这个上层社会的黑暗和罪惡的尖銳批判。“紅樓夢”的所有这些描写，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生活的巨大画幅，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深刻地暴露了作为地主貴族階級精神支柱的封建道德、封建礼教的極端虛偽，写出了封建家庭和整个封建社会上层机构的行將崩潰和走向灭亡的趋势。

以上所講到的这些，正是“紅樓夢”最感人的地方，也正是一般讀者都能留意到的地方，所有这些深刻的、丰富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进步內容，是“紅樓夢”最主要最基本的內容，它所反映的思想傾向，也就可以說是“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这和俞平伯先生的“色空”說是恰恰矛盾的：“紅樓夢”的“主要觀念”不是否定爱情，而正是热烈地歌頌爱情；不是否定生活，而正是热爱生活；不是对现实的漠不关心，而是对现实的丑惡現象进行尖銳的批判。說“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不但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紅樓夢”的社会价值，而且完全不符合

这本书人人都可看得見的实际内容。俞平伯先生拿了一面他自己的“风月宝鉴”来看“红楼梦”，结果把“红楼梦”许多重要的地方都看反了，要改正这一错误，不是“红楼梦”应该“翻过来”，倒应该是俞平伯先生把他的“风月宝鉴”翻过来。

俞平伯先生在解释他的“色空”的论点时，特别强调“红楼梦”的悲惨的结局，认为高鹗续书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如果曹雪芹自己写下去，就会写得更“惨”，因而他的“色空”说就可证明是正确的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悲惨的结局不能等于“色空”，如果解释作“色空”，那么一切悲剧的“主要观念”就都是“色空”了。问题是作者对这个“悲惨的结局”如何解释，抱什么态度。只有作者对这“悲惨的结局”解释作人生或爱情的空虚，否定人生，否定爱情，才可以说作者存在“色空”观念。“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结局虽然都是悲惨的，但他们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表示这样的意念——认为爱情虚妄，一直到最后，他们对人生都是热爱的。林黛玉的死和贾宝玉的出家，都是封建的黑暗势力逼迫的结果，而不是他们对人生、对爱情有了什么玄妙的领悟，认为人生、爱情原不过是一场空虚，要是这样，林黛玉就不必“抑郁”而死，贾宝玉的出家也就真的是飞升、解脱，那么“红楼梦”就和“韩湘子出家”的“主要观念”一样，就不能说是“悲剧”了。

应该特别重视“红楼梦”里十分丰富的反封建的内容，应该特别重视在那个时代说来是十分难得的作者的进步的思想倾向。象纠正资产阶级一些唯心论者对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遗产的谬误看法一样，资产阶级唯心论者对“红楼梦”的错误看法，也应纠正过来。自然，也不可过于夸张“红楼梦”和“红楼梦”作者的进步倾向，使之超越了时代的可能。比如认为“红楼梦”反封